



尹湛纳希全集

一层楼

尹湛纳希 著

甲乙木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江湛纳希全集

一层楼

江湛纳希著
中二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层楼/(清)尹湛纳希著;甲乙木译.一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6

(尹湛纳希全集)

ISBN 978-7-204-10510-6

I. ①一… II. ①尹… ②甲…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731 号

《一层楼》序

盖因桃杏园畔，芙蓉都境，焚心香一案，三千色世，缈如幻海，竟生无限春梦，于是玉楼一层如蜃气而作焉。天下颖俊冀会之于昭昭也，绝代佳人无奈幽恨默吞矣。

夫欲者生于心，奈命者定于天何？因发情思之重，一至续书旧梦矣。曩曹雪芹著《红楼梦》一书，予观其中，悲欢离合，缘结三生，论神明海醒冥顽之道，嬉笑怒骂，表身百千，说菩提摩诃救世之法，新奇翻波，无穷缠绵合盘托出矣。故予敛彼等之芳魂，述吾心之蒙念，绘散花于短章，不设一丝绮语，濡墨挥毫，万言不可尽也。

风姨勿嫉，名花定由天生，月老何狠，悲运洵如是耶；仰面问天天不语，代断肠之人诉肺腑，补天之说自古有，望有志贤士弥鄙陋。灵根未断，前生曾耕才田，慧月常圆，再新越世玉楼。人间男女，莫劳聪慧之天甥，意外章句，须顺气数之大势。笔拙源乎才穷，人巧岂能夺天工！然青尚出于蓝色，冰冷弗胜水寒乎？

呜呼噫嘻！更攀楼上楼之一层楼，怎脱梦中梦之一场梦？为唤醒深春之红颜，发苍林黄鹂之啼声。惟不向非知音鼓琴，何不对知心人吹笛？故为叙事之原由于卷首，蒙译凌河地方奇渥温氏景山先生作于兹。

《一层楼》中援引《红楼梦》之概略

衔玉而生之宝玉者，为其祖母史太君、母王夫人所钟爱。乃父贾政，纵加严饬，而重慈之庇护犹甚焉。政长子珠早夭，妻李氏官裁，生遗腹之子兰。政妾赵氏所出之少子环，愚而不肖者也。故政之所望于宝玉者非浅也。

政之胞兄赦，同祖之侄珍。赦袭荣国公爵，珍承宁国公职，而政供职于工部。

赦子琏之妻，即政妻王夫人之犹女熙凤也。政托为之理家，自是政遂不问家务矣。凤姐善事贾母、王夫人，又因李氏孀居，宝玉幼懦，以致成其自专矣。

宝玉自幼惑于淫欲，甚恋贾母所赐之美婢袭人、晴雯辈。晴雯虽守，而袭人导之于不洁者久矣。凤姐预窥此机，借嘲谑以合其意。自谋纵宝玉于声色，荣府之权可不失所操。惟贾母，王夫人不之知耳。

贾母之女敏，嫁盐科林如海。敏死遗女黛玉，黛玉者绝代之佳人也。贾母迎至家爱惜异常，遂共宝玉同置己侧。初则两小无猜，久而形影不离，沆瀣与通焉。然终能持之以礼，真可矜也。

黛玉聪慧颖悟，凤姐窃畏之，自度倘或结缡于宝玉，必将中主其家。无何，王夫人之姊薛姨携女宝钗来，貌美不伦，为人宽柔，又尚礼让，且系王夫人姊女，凤姐窃喜，即用以笼宝玉以逐黛玉之计，每称于贾母、王夫人前，二人益误之。惟宝玉之心不与易也。

继而林如海亡，黛玉忧恨过甚，遂成不治之症。又因贾母

皆善视其侄孙女湘云，政之庶女探春，政兄赦女迎春，政从兄敬女惜春及李氏、宝钗等，宝玉益忧之。

政长女元春为贵妃，亦因深爱宝玉，乘其归省，欲为其弟择妇，客黛玉之慧美，心甚悦之。然闻人言其疾，遂属意宝钗而赐楠珠，由是黛玉之病益笃矣。

宝玉因不得意，遂同侍婢优伶等游，政闻而大怒，必欲置诸死地也者，幸得贾母救免。适袭人谗晴雯于王夫人，又自貌若晴雯之五儿涉及黛玉。王夫人怒，立逐晴雯。晴雯死后，其厌黛玉之心益重矣。

未几，元妃薨逝，荣府中衰。凤姐尤张势贪婪，通外官，放利银，肆行威福，而阴嫉黛玉之心更甚于往日矣。黛玉本自恨无家，又因凤姐等胁迫不休，遂决意自戕，惟期速死，及其病势转剧，而宝玉亦病焉。

凤姐又见宝钗素喜带金锁，便造言与宝玉有金玉良缘，拟为之婚嫁，而难宝玉之不可也。故设诈娶黛玉以哄宝玉之计，贾母、贾政、王夫人悉听之。当此之时也，黛玉将终，竟又欲用其侍女紫鹃俟扶宝钗，设迷局以哄宝玉。然因紫鹃泣守黛玉不舍，遂以小婢雪雁易之。雪雁甫去，黛玉已呕血毙命矣。

宝玉于疯癫之中，毕其婚礼，及醒方往抚棺尽哀。当黛玉之终也，仅李宫裁、紫鹃二人相守。由是紫鹃心灰意冷，旋从惜春入大观园栊翠庵修行矣。

迨贾政自粮道之任被参而归工部，时因贾赦、贾珍等皆乏令行，又因凤姐横残愈炽，突由御史台奏章弹劾，锦衣卫立行抄检，致宁、荣二府瞬息涂地矣。

由是物议尘上，凤姐上下无颜，及贾母谢世，更失其恃，羞赧之余，寻亦死矣。后虽赖乃祖之勋劳，复其世职，赐返家产，然已残破，以至治葬犹感困窘也。

贾母素昔奉佛，因置尼姑妙玉于园中。教宝玉寄命张道士。

僧道之属，遂得与宝玉往来，谈禅论道非一日也。致使宝玉心中滋生他念，然虽欲几番隐遁，皆被宝钗、袭人等羁留之。后贾政扶柩南渡，宝玉、贾兰入秋闱，场后道从僧道潜亡矣。不知者或谓僧道之骗惑使然，然由达人观之，实因黛玉故也。

榜既放，知宝玉、贾兰二人皆中，然王夫人、宝钗等皆深悔之。

此乃《红楼梦》之终始要略，看官有鉴于此，可知《一层楼》之寓意矣。

《一层楼》诗

深院东风任恣吹，浅绿嫩红乱纷飞，
书生感怀饴笔处，春光复归花复开。
片金铍破抑何悲？飞装裁就心犹惜，
一群娇鸟百般啼，工笔细处血泪垂。
天缘多情聚一家，锺情却惹愁无涯，
回头虽懊此情意，安禁情泪万滴洒。
清露冷冷漫草落，尚不比子泪珠多，
我之愁怨诉向谁？与尔同愁涕流血。

霜落两鬓奈忧何？闲来工诗晚来歌，
喜得翦烛展故卷，嚼时犹甘咽时涩。
暮雨击窗纸斑斑，晨冷透怀意绵绵，
西风乍起花洒泪，珠珠如冰珠珠冤。
脂粉娇娃携锄兰，相慕时种红豆田，
悲春林泉云霞客，采豆代餌熬闲天。
形影相消梦魂里，暗映窗前长太息，
玉环尚忆往事否？春雨秋风相依依。

《一层楼》明序

本书中原无恶媳奸妾之弊，亦无家政内专之失，此其所以略不同于《红楼梦》耳。然琴、卢二人之心不殊钗、黛，而璞玉独恋之意无异于宝玉。况因老太太、金夫人之议，两相分拆，致令璞玉之佳偶虚如望梅者，又何别乎贾母、凤姐之合谋而使宝、黛之良缘幻若画饼者哉？惟本书之言词中，虽稍加文饰，而其事要固无虚妄也。凡百年之间，事态竟若同出一轨，此本书所以不能不为钟情者哀怜而长太息也。故先引《红楼梦》之事以描摩，次述《一层楼》之文为传焉。

嗟夫！世间才子佳人之遇，差池舛误者岂独红楼一层之属欤？是故编辑之，吟哦之，译书之，又怆然而悲叹之矣。非独一人悲叹而已，愿与同心者共悲叹之，与同心者悲叹之而犹不足，必欲与天下之才子同声共哭之也。因作歌以记之，歌曰：

三十三天，天外还有天，世间生人各不一。君不见凶顽粗鄙者之欲反遂，聪明蕴藉者之业常违。却如何白马偏为顽徒骑，佳人着配愚郎悲。劝君且莫恨青天，此皆因尔前生未结好因缘。

欲知未结良缘之事，请看明表于第一回。

目

录

第一回	北斗宫女魁星现象	西瑶池老王母赐筵	 (1)
第二回	发正言花仙循时令	借风力月姊意猖狂	 (7)
第三回	白老寡一进贾侯府	孟圣如初岁海棠院	 (12)
第四回	赏对联贾侯嘉甥女	听曲文琴默净表弟	 (22)
第五回	宴花烛人月双团圆	猜诗谜言语皆文章	 (31)
第六回	玩骨牌姊妹生心隙	送亲眷风雨增凄凉	 (42)
第七回	红云润面采花女	绿水涤心踏芳人	 (52)
第八回	饬乃儿椿堂施峻威	海弟子严师释经文	 (61)
第九回	咏花池乐中寻乐趣	赐吉簪错上错凑合	 (71)
第十回	论书画璞玉呈才藻	诉肺腑妙鸾话语强	 (81)
第十一回	情切切静日花有语	乐悠悠清夜玉生香	 (91)
第十二回	金夫人生辰议亲事	白老寡二进贾侯府	 (101)
第十三回	赏桂花芳气峭透袭	宣酒令丑态忽尽现	 (111)
第十四回	热中寓寒参禅景	喜间生悲叹月诗	 (121)

- 第十五回 损芽词中行规谏 枯叶典里识聚散 (130)
- 第十六回 喜新遇琴上诉心情 下荒庄灯下定计谋 (140)
- 第十七回 皇恩重武臣睡意浓 父教严娇子诡计多 (150)
- 第十八回 怜贫填词璞玉脱险 风雪联句琴默雅谑 (160)
- 第十九回 弃儒冠慕野归农田 郑忠言命斋思良友 (170)
- 第二十回 松月轩独琴律自和 教谕斋双玉声相抵 (180)
- 第二十一回 赖夙分恶遇变良机 依前缘悲惋化痴情 (189)
- 第二十二回 璞公子长夜题情诗 卢小姐伤春悲往事 (200)
- 第二十三回 展才制赋七巧图 寻根究底九连环 (210)
- 第二十四回 琴宝钗炎夏定归志 卢黛玉凉秋闻喜讯 (220)
- 第二十五回 慧福寿隐恶藏绣鞋 贤琴默扬善荐怨婢 (229)
- 第二十六回 凝翠堂四美论茶史 鸿文馆群芳行酒令 (239)
- 第二十七回 鸟雀相争各为其主 琴卢两分自有分定 (249)
- 第二十八回 试巧韵赛咏菊花诗 感寂寞燕哭竹枝头 (259)
- 第二十九回 劝弟过淑女出闺阁 遵父教痴子赘贵门 (269)
- 第三十回 白老寡三进贡侯府 司田人八赋田园诗 (280)
- 第三十一回 李宪章力劝司田人 琴小姐终始璞公子 (290)
- 第三十二回 悲催艳魂归太虚界 哀函香泪洒在人间 (300)

第一回

北斗宫女魁星现象 西瑶池老王母赐筵

话说天下名山，除王母所居昆仑山外，海岛之中有三座高山，一曰“蓬莱”，二曰“方丈”，三曰“瀛洲”，都是高耸参天，路径不通的。《史记》中曾言，这三坐山都是神仙所居之处。再《拾遗记》《博物志》等书中皆言其中珍宝之众多，最物之佳美。此外，仙果、瑞木、奇花、祥草之类，越发不胜枚举了。

内中单表蓬莱山，有个薄命峰，峰上有个红颜洞，洞内有位仙女，乃是总司天下名花的群芳之主，名曰百花仙子，在此修行多年。这日正值三月三日王母生诞，正要前去上寿，恰好来了素日契好的百草仙子，相邀同赴蟠桃盛会。百花仙子遂命仙女捧了百花酿，又约了百果、百谷二仙子，四位仙姑，一齐驾云，往西昆仑而来。

在途中但见四面祥云缭绕，紫雾缤纷，原来是各洞神仙也

都前去赴会。忽然又见北斗垣中放出万丈红光，耀人眼目，内有一位星君，跃舞而出，装束打扮，虽似魁星，而花容月貌，却是一位美女。右手持笔，左手执斗，四面红光护体，驾着采云，也往昆仑去了。

百谷仙子道：“这位星君如此打扮，想来必是魁星夫人了，原来魁星也有老婆，却是奇事！”百花仙子道：“魁星既为神仙，岂有浑家？且神仙之变化莫测，亦难详其底细。或者下界别有事故，故此星君变相出现，以垂景象，也未可知。”百果仙子笑道：“据我看来，今日是西王母生诞，所以魁星特遣娘子祝寿，将来东王母生诞时，才是魁星亲去拜寿哩！但这星君四面红光围护，紫雾盘旋，又不知是何垂兆？”

百花仙子道：“小仙向闻，魁星乃是司掌下界文人的星君，近来每见北斗垣中红光四射，今又变相出现，如此景象，下界定是出文人了。只因我道行浅薄，不知其兆应在何时何地矣。”百草仙子道：“小仙向闻，海外小蓬莱岛上，有个泣红亭，亭内有一玉碑，上镌十数人的名字，一旁又有琴、卢等项画图，近日常常放出光芒，如今又与魁星现象相合，想必其兆应在那玉碑的景象了。”百花仙子道：“不知那玉碑上所载何等样人？也不知我等能否一见？”百草仙子道：“那碑内寓有仙机，又有佐运大仙等看守，须俟数百年之后，得遇有缘方得出现，此时机缘尚早，我等何能骤见？”百花仙子道：“不知我等与那玉碑能否有缘？只可惜我辈虽然得成正果，终是女身，即使得睹玉碑人文之盛，其中所载，倘或俱是儒生，而无一闺秀，我辈女子岂不减色？”百草仙子道：“刚才魁星既现女像，其为坤兆无疑，又闻那玉碑所放之光，每交午后，或逢双日，比平时更盛。以阴阳而论，午后属阴，双日亦属阴，文光主才，纯阴主女，据

此景象，岂止一二闺秀，只怕尽是裙钗奇才哩！”百花仙子道：“妹子所见极是，据我看来，即使所载竟是裙钗，倘若与我辈无缘，不能一见，岂非镜花水月，终虚所望么？”百草仙子道：“此派景象，如今我等既得预见，亦不可谓无缘了。大约日后，我辈之中，定有一位，恭逢其盛；此时事属渺茫，说也无用，我们且快去赴会，何必只管猜这哑谜？”

四位仙家，闲谈之中，已生凡念。天衣飘飘，飞采迎风而去。只见后面又来了四位大仙，形容相貌，极是可怕，面分蓝、红、黑、黄四色，俱生獠牙，红发盖顶，头戴束发草冠，身上亦穿四色锦绣道袍，项挂骷髅念珠，手持各色明珠美玉，奇珍异宝，也向昆仑去了。

百花仙子道：“这四位仙长，向日虽在蟠桃会上见过，却不知都住在那座名山，是何洞主？”百草仙子道：“这四位仙长，乃是龙、龟、鳞、凤四灵之主。那穿绿袍的，乃是总司天下毛族的百兽之主。穿红袍的，是总司天下禽族的百鸟之主。那穿黑袍的，乃是总司天下介族的百虫之主。穿黄袍的，是总司天下鳞族的百鳞之主。今日各携宝物，大约也为祝寿而来。”

说话间，又见福、禄、寿、财、喜五位星君同着木公、老君、彭祖、张仙、月老、刘海儿、和合仙等众仙家，也远远而来。后面又有红孩儿、金童儿、青女、玉女，各自驾云御风，并各洞许多散仙、仙翁、仙姑，或前或后，到了昆仑。四位仙子也跟随他们，齐进瑶池，登上玉阶行礼，各献了祝寿珍宝。近侍仙女一一收讫，留众仙赐筵。王母坐在当中，有玄女、织女、麻姑、嫦娥及众仙女等左右分班，其余众仙，也都远远侍坐在瑶台两旁。王母各赐仙桃一枚，仙醪一杯，众仙俱起身拜谢了依次而饮。真个是说不尽天庖盛饌，玉府仙醪，麟羔凤果

之贵。

又闻仙乐声和，云遏风静。须臾歌舞已罢。时有嫦娥向众仙发话道：“今日乃是金母圣诞，难得天气清和，各洞仙长，列位星君，莫不齐来祝寿，今年之会，可谓极盛矣。方才看众仙女之歌舞，虽属绝妙，但每逢蟠桃会宴，都曾常见。小仙素闻鸾凤能歌，狮麟知舞，若果有如此技能，何不趁此良辰，请百鸟、百兽二位大仙，唤属下仙童仙女等众，来此歌舞一番？未知众位仙长意下如何？”众仙方欲发话，只见百鸟、百兽二仙齐齐躬身道：“蒙仙姑吩咐，小仙等自当奉命，但倘或歌难悦耳，舞不娱目，况且众童儿素来卤莽成性，若致失仪，恐惹金母见责，小仙等如何能当得起？”王母笑道：“暂时戏耍，又有何妨。”百鸟、百兽二仙，即尊金旨，将宽袖一招，登时有许多仙童来到空中，向王母叩拜已了，往阶下一滚，各各现出本相。只见以丹凤、青鸾为首，一个是采羽耀眼，一个是翠尾鲜艳，下有各色禽鸟孔雀随舞。又有麒麟、狮子为首，犀、象、虎、豹等类，随后舞蹈。一壁厢群鸟歌声嘹亮，一壁厢众兽舞态盘旋。在瑶池玉阶之上，各显其能。那般瑶草、琪花亦似含笑点头，分外好看。

众仙正看得眼花缭乱时，又见东方有两朵白云如盖，飘然来到，落下一对玉琢粉塑般的男女来，向王母祝寿。原来这二人，乃是凌霄宝殿玉皇天仙驾前差来的。一个是函香殿下，一个是催艳玉女，二仙正在妙龄，众天女仙子，但见那函香殿下，发如春云，总挽顶角，四周留鬓，身穿红锦短袄，下着撒花绿绦散脚裤，极是鲜明。更生得：

明眸能使山水增光，一笑如同百花齐放。

大家看他俊秀出众，无不惊讶。忽回身看那四灵大仙时，

一个个吊眉突睛，蒜鼻大嘴，颧脸赭頰，各自引领儿女看着歌舞，欢喜得扇耳挠背，形态粗鄙，不堪入目。嫦娥等皆忍不住笑。织女推了百花仙子一把，两个大笑起来。嫦娥又见百花仙子目不转睛地看那函香殿下，心中便觉不受用，忙也回过头去看那函香殿下。却说那殿下见众仙女那般情景，看了一眼催艳玉女，二人会意，不觉嫣然。

此时王母观看众禽兽歌舞，圣心大悦，遂唤侍女，分赐众仙百花酿各一杯。

却说，嫦娥向百花仙子笑道：“仙姑既将仙酿来祝寿，此刻鸾凤和鸣，百兽率舞，何不趁此机会，也发个号令，命百花一时皆开，将来祝寿？若能如此，既可助他们歌舞之声容，又可添些酒兴，岂不有趣？”众仙听了，齐声赞道：“如此真个有趣。”都催促即时施行。

百花仙子道：“小仙所司众花，其开谢各有定数，非比歌舞随时皆可行令的？月姊今出此言，岂非难我之不能耶？况且玉帝对花事律令极严，稽查尤紧，凡下月应开之花，上月即呈图本验过，又上差催艳玉女，务使严加审定须瓣之增减，形色之变化，令其别开生面，以示天界之奇。所以虽是同一梅花，有绿萼红须之异；同一莲花，也有重台并蒂之奇。牡丹、芍药佳号极繁，秋菊、春兰芳名更多，一枝一朵悉依定数而开，或先或后，俱俟约期而放，加之又遣函香仙童，往来看护，待其含苞吐蕊之时，果能循规呈妍，并无差错，方才载入金篆云笈。俟到来岁，或移雕栏之内，或生闺闼之前，俾得净土之培，清泉之溉，得诗客之嘉许，供佳人之赏玩，增其容艳，以示奖励之意。倘有些许违越，便有函香殿下奏闻，分别罪过之轻重，以示惩罚，其最重者，移置津亭驿馆，不特任人攀折，更令泥污土埋，见蹂于车轮马蹄之

下。其次者，使之蜂残蝶闹，须臾凋零；或令雹打雨摧，登时殒命。其最轻者，亦贬入深山穷谷之中，不得青眼之顾，不遇红颜之鉴，埋没幽僻，徒令凋谢。眼见得不是函香殿下、催艳玉女都在此间么？有此种种考察，所以小仙奉命惟谨，不敢有违，亦不能有所缓急，今欲开百花于一时，聚四季于瞬息者，月姊此言，实是差矣。”嫦娥听了这一席话，觉得甚是有理，知不可强词。却有风姨在旁，因素日与月姊相善，内常常欺压花仙，遂冷笑一声，又说出一番道理来。欲听风姨何言，且看下回分解。